

梅亚林离恨

veut espérer qu'il
yens employés auprès
pendant celle-ci au
la Hofburg pour l'
mme l'empereur, el
elle voulait les prie
ait-on pris de cette
ins avaient fait sa
llait dans ce châte
is réponse lui déchir
Au début de l'aprè
nte Stockau vint d
lui-ci avait une lett
e. Elle lui serait d
role d'honneur de l
i la rapporterait à l
Elle le promit, la l
dresse était de la ma
is lettres de Marie,
ne pour sa mère, l
pour son frère.
La première é

Chère mère,
is résister à
dans le ci
ns la mort



● [法] 克洛德·阿内著
● 谭立德译

La figure de l'emper
d'un sourire. Il était, e
façon élégante dont il s
qui avait cessé de lui f
après une audience agr
faveur. Rentrant chez l
de démission qu'il ne lu
" Je ne m'oppose pas
une fois.

— Seul ? intervint Ro
— Seul, si tu le ven
sient bien pénibles. Il
s éviter. »

Rodo'ph se sentit
attendre son père park
« C'est mon affaire,
— A ton gré. Voyez-v
dernière fois. Je veux
— Je vous la donne.
L'empereur se leva. Il
fils dans ses bras.
figure pâle et cont
telle façon que Fri
nier et à conclure.



梅亚林离恨

● [法] 克洛德·阿内著 ● 谭立德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根据法国贝尔纳·格拉赛出版社1930年版译出

梅 亚 林 离 恨

〔法〕克洛德·阿内 著

谭立德 译

*

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字数：129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5600册

*

书号：10397·124 定价：1.30 元

序 幕

在一间天花板高高、轩敞的房间里，摆着奢华阔绰的陈设，两扇窗户朝着郁郁葱葱的花园，花园里耸立的树木近在咫尺。一架屏风拙劣地把摆在正中的床榻和房间的其余部分隔开，绣床上躺着一位年轻女子。她那一头棕色的秀发已精心梳理，松松地挽成了发辫，披在枕上，似乎给她罩上了一圈光环。她面庞虽因剧痛而抽搐着，但依然十分姣美，紧蹙的双眉连成一条直线。她的身躯在覆盖着的毯子下僵硬地躺着，时而从她那线条优雅的小嘴里吐露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卧床旁站着一群神情专注的人。其中有一个身着一件翻领上饰有勋章的燕尾服的老人；另一个男人比较年轻，他穿着一件白上衣，眉宇间透着聪慧，还有两个护士。在这样的时刻，任何一个身受肉体痛苦和贞操观念折磨的女人，都有权利拒绝他人旁观而独自承受临产的苦难。然而，现在却有好几个人正聚集在这备受苦痛的女人的周围。由于她是属于一个不能隐瞒自己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的各种感情的社会等级，因此，这位奥地利皇后，芳龄二十的伊丽莎白不得不当众分娩。

一个身材矮胖、大腹便便的男人，支着他的两条短腿，站在一扇窗户前，这是雷尼埃大公殿下，他正与私人顾问查理·费迪南，布奥尔·肖恩斯坦伯爵低声密谈。另外三人身穿制服，默默地注视着窗外的花园，薄暮的阴影已笼罩着花园里笔直的小径。两位夫人坐在一个角隅里窃窃私语。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身穿深绿色的枪骑兵将军制服，靠在壁炉旁。他身材适中、瘦削，双腿颇长；他的脸腮长了一圈长长的浓密的金黄色颊髭，仿佛被镶上了一个画框。他的短发散落下来，紧贴着两旁的太阳穴，鼻尖略显肥大，一双眼睛并不显露出什么内心的感情。尽管他非常善于自我控制，尽管十年来身为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的宫廷生涯迫使他习惯于把自己的感情深藏不露，但他现在却再也不能掩饰自己激动不安的心情，他用左手把右手的手指捏得格格作响。当他发觉手指关节的格格声太响时，便突然停下来，猛地揪住胡子，然后迅速地从壁炉旁走向窗户，皮靴踩得地板咯啦咯啦直响。这持续不断的响声刺激了躺在床上的少妇，她显得愈加神经紧张，便对他做了个手势，请他安静下来，不要来回走动，发出声响……

他立刻收住脚步，一动不动。

“亲爱的，请原谅我。”他喃喃地说。

于是，他象个被人发现在做坏事的孩子一样，蹑着脚尖，走向壁炉旁。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小时。夜幕已经降临，压在那些在场人心上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无须道明，每个人心里都懂得，他们不是在参加一次宫廷仪式，而是在观看一出最动人心魄的人类的戏剧。那些镶着花

边的华美装束和一本正经的制服仿佛都在侮辱这位因分娩的剧痛而颤抖不已的少妇那可怜的身躯。室内一片寂静，只是时而被间隔越来越短的发自产妇卧榻的呻吟声扰乱。站在壁炉旁的皇帝时不时身不由己地移动双脚，皮靴便发出咯咯的声响。服饰华丽的跟班冷漠地抬着插着蜡烛的枝形大蜡台，熠熠的烛光照亮了室内珠光宝气的装饰和镀金的细木护壁板。

围在床旁的医生中出现了一阵骚动。其中一位俯身望着因最后的阵痛而蜷起身子的少妇；又过了片刻工夫，一声更可怕的呻吟声使这幕戏剧性场面的旁观者不由得一阵战栗，皇帝再也忍耐不住，情不自禁地吐出一句哀告：“我的上帝！”随即他便把头埋在双手中。接着，人们听到了一声叫喊，然后，又是一片寂静，静得连在场的人都能听到自己突突的心跳声。突然，一声哇哇的啼哭打破了寂静，那哭声是如此朴质，如此富于人性，如此纯真，而且，不管怎样，又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致所有人都不由得热泪盈眶。

“是个男孩！”医生大声宣告。

“谢天谢地！”皇帝挺直身子说道。

正当医生们还在屏风后面忙忙碌碌的时候，通向隔壁官厅的两扇门扉打开了，这则喜讯正在宫廷里不胫而走。为这位皇室继承人选定的小名宣布了。他名叫鲁道尔夫，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对数百年前哈布斯堡王朝的缔造者^①表示敬意，当

^① 即指鲁道尔夫一世（1218—1291），他曾是瑞士德语区的统治者。

时的富贡族人离开了瑞士的森林，千里迢迢来到这儿统治奥地利。一小时后，新生婴儿受了代洗，按规定拟就了出生证，上面注明出生年月系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拉克森堡里只剩下医生和值勤的宫廷官员。

皇后命人把婴儿抱来。他刚沐浴过，乳母便把他裹在热呼呼的毛巾里，抱给皇后。

皇后久久地谛视着他。他是那么娇嫩，那么羸弱，仿佛不该降临人间似的。她想起了刚才熬过的时光。她周围的场面象举行盛典那样庄重，对她那么关怀备注，但一切又那么空洞浮华。然而，那裹在襁褓中的婴孩儿却只有微弱的气息。她感到在这婴儿的弱小的身躯上负荷着沉重而可悲的过去。他是属于那种感情细腻，秉性敏感的人，不仅没有力量承受权力的重负，甚至连承受生活的重压也显得过于脆弱，无能为力，这种人性格悒郁，时乖命蹇，有时疯狂的病态会把他们裹挟而去，远离尘世。她在给予这个呱呱而泣的小人儿生命的同时，赠予了他一份什么礼物呢？往后，肩负的巨大责任将越来越重。他将因此不堪重负而心力交瘁。

这时，传来了镶木地板上皇帝的橐橐靴声，他走近床榻，俯身望着妻子和婴儿，声音洪亮地说道：

“他妙极了，我们的儿子。他将是个幸福的男子汉。”

然而，母亲的眼里热泪涔涔，她激情满怀地把婴儿紧紧地搂在怀里。

目 录

序幕	(1)
----------	-------

第一部

一 皇太子	(1)
二 霍夫堡皇宫	(10)
三 蓝色的小花	(20)
四 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二日	(31)
五 姑娘的心	(36)

第二部

一 决定性阶段	(46)
二 骚动	(58)
三 政治	(63)
四 十月份大事记	(79)
五 鱼雁传情	(87)
六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三日	(93)

第三部

一 危险的道路	(108)
二 断奏	(119)

三	警兆·····	(127)
四	铁指环·····	(137)
五	流言蜚语·····	(147)
六	皇帝与士兵·····	(151)
七	梅亚林·····	(169)
尾声	·····	(177)

一、皇太子

三十年后的一天，一位军官骑着一匹纯种骏马在普拉特游乐场的林荫道上飞奔而来，道旁的树木已开始绽出嫩绿的新芽。尽管他青春年少，却已穿上了龙骑兵将领的军便服。快到林荫道尽头时，他放慢了座骑的速度，缓辔而行。这是个身材匀称，中等个儿的瘦削男子，长着一对漂亮的眼睛和浓浓的小胡子。迎面而来的骑士恭恭敬敬地向他致意，他便温文尔雅地向他们回礼。

当他顺着那条主要林荫道到达一处人们称为“普拉特之星”的广场时，便跳下了马。广场边上立着一幢幢房子。他把马交给了马夫，独自一人在跑道上稍候片刻，等待前来接他的四轮敞篷马车。顷刻过后，他瞥见马车从广场的另一端驶来，便迎上几步。当他走过一家服装店时，正好有一群年轻女工推推搡搡地跑了出来。其中一个女工昏头昏脑地撞到他身上，差点儿跌倒在地。他把女工扶住，让她站稳身子，并朝她和蔼地微笑一下，然后，继续向前走去。小女工惊魂未定，目瞪口呆地瞅着他。

这时，有人对她奚落道：

“你就这模样扑到男人的怀里呀！”

但是，其中一个年岁较大的女伴，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那位军官，用斥责的口吻对她说：

“格蕾达，你真不害臊！你撞到皇太子身上去了。”

女工们惊愕不已，她们忙又回过身去，希望一睹这位闻名维也纳的皇太子的风采。难道真是他奇迹般地出现在她们中间吗？离她们几步远的地方，这位英雄正登上一辆敞篷马车，马车夫勒紧缰绳，马匹抬起前蹄，起步而行。当车马随从一行走过那群张口结舌、愕然发呆的女工身旁时，皇太子向她们亲切致意。那群女子纷纷举起双手，欢乐的微笑使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脸庞容光焕发。“他长得多俊啊！他多么可爱啊！”人群中响起了一片赞颂声。

“夫人，要我听您做忏悔吗？”

这个问题是由奥地利耶稣教会会长伯恩斯道尔夫神甫提出来的。他在向一位身材丰腴，略显高大的夫人发问。这位衣着并不过于华美的夫人不是别人，正是皇太子的妻子斯特芬妮皇妃殿下。

眼下她正在贝纳丹街耶稣教修道院的伯恩斯道尔夫神甫的工作室里。这间白灰墙、红砖地的小房间真是再简朴不过的了。一张木头桌子，两把罩着绫纹平布椅套的扶手椅，还有两把麦杆编成的靠背椅和一条跪凳，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

听到神甫的发问，皇妃略显窘促地答道：

“不，我的神甫，我只是来同您谈谈而已。”

她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并做了个手势请耶稣会神甫在另一把椅上就座。那张桌子横隔在他们当中。

她要同神甫交谈的一定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她颇费踌躇，欲言又止。见她如此难以启齿，与她对话的神甫因势利导，把谈话引到皇太子身上。皇太子的身体是否安康？

“他简直在糟践身体。”皇妃说道，“他怎么在跟自己过不去呢？您不知道，我的神甫，他热衷于一切：工作、打猎、骑马，每天活动排得满满的……”

“他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神甫说道，“难道您不能从旁好言相劝，从而使他有一、两个小时的休息吗？”

皇妃崩紧了脸。

“我可从来也见不到他。”

她猛然止口不语，仿佛后悔自己孟浪失言。然而，这短短的一句话的语气已使神甫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原因。他不动声色，接着问道：“然而，晚上……”

“晚上，”皇妃局促不安地说道，“我们倒是常常出去。但是，每回他带我去歌剧院或城堡剧院，都难得和我呆在一块；他去走廊或后台溜达，然后，他便同朋友们一起用夜宵……他并不邀我同去，总是把我一个人撇下，原因就不必细说了。”

皇妃的眼里含着一股幽怨。然而，神甫顾自思索，语气冷漠地问道：

“然后呢？”

对于这样一个不点自明的问题，他并未听到答复……必

须澄清另一个疑点，于是，几秒钟之后，神甫又接着问：

“已经很久了吗？”

还是一片寂静。皇妃仍然缄默不语。神甫说话的时候，本来一直低垂着眼睑，这时抬起头来，两眼凝视着皇妃。他看到面前的这位女子神情尴尬，满面绯红，竭力避开他的目光。就这样，至少僵持了一分钟，这一分钟显得缓慢而又沉重。皇妃终于开口说话，脸孔朝着桌子，喃喃低语：

“已有一年了。”

尽管神甫颇有自制力，也禁不住为之动容。皇太子夫妇间失和已有一年之久，事态的确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必须冷静地思考，细细地斟酌究竟该怎么对待……当他再接过话题时，已经泰然自若，丝毫不露声色。

“您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他问道。

“我的神甫，这件事是如此微妙，难于启口，”神情始终非常窘困的皇妃说，“这种状况随时都可能有所改变，因为我们之间并没发生什么事情，您明白我的意思，并没发生足以使我们彼此疏远的事情，每天晚上，我都在想鲁道尔夫也许会来的……”

她说话时的那股热切劲儿，表明了她对那位不忠的丈夫怀有怎样的感情。

“一年了，”神甫边摇头边重复道，“已有一年啦。您的女儿几岁了，我的女儿？”

这天，他第一次这么称呼皇妃。

“快五岁了，我的神甫。”

神甫默默思索着。

“我与您一样感到不安。”他终于开口说道，“皇室还没有继承人……然而，上帝的意图却令人捉摸不透。他将选择适当的时机把您的丈夫带到您身旁。上帝决不会对他备加关注的王国弃之不顾的。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的孩子，要有耐心。您要象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妻子那样行事，不露声色。”他若无其事地悄悄说了这句话，“要宽宏大量，这样，您也就为上帝的安排准备了条件。还得虔诚祷告。啊！到那时，我会来助您一臂之力的……（想到他将怎样给予她帮助，他信心百倍地提高了嗓门。）我来安排个九日经礼，”他抑扬顿挫地说，“在我们所有的教团里举行一次九日经礼，旨在求得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皇室有后，重振祖业……”

听到神甫将给予她如此巨大的帮助，皇妃却没有流露出如他所希望的那种感激之情。不过，她还是向他表示了谢意，然后说道：

“我的神甫，我想请您去见见皇太子，并同他谈谈。”

神甫张皇失措地应声答道：

“这很难，我的孩子，这很难谈啊……”

“对您来说，我的神甫，没有什么难办的事的。”皇妃继续说道。

“必须要呈请求见。”神甫说，“而且要说明求见的理由……我不能说……”

“您不会为找不到求见皇太子的理由犯愁，”她说，“您和我一样明白，这可是件利害攸关的大事。”

神甫沉吟了片刻。

“您说得对，我的孩子，”他说，“我将去见见皇太子。”

过了不多一会儿工夫，皇妃及其宫廷陪伴贵妇登上了车辇。

伯恩斯道尔夫神甫回到工作室，他若有所思，忧心忡忡。“一年了，”他思忖着，“已经一年了！她为什么瞒着我？什么样的女人在影响皇太子呢？他真是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意志薄弱。在他周围设置了多少陷阱啊！多恶劣的影响啊！是不是已经有人在左右他了呢？”他耸耸肩，“我会知道的……我无论如何得见见他。”

当天，将近中午时分，有两个人在与《新维也纳日报》社长室毗邻的小房间里交谈。一位是日报总编辑泽普斯先生。这是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男子，虽然年岁不大，但一头短发已经全白，面色略微发黄；在他瘦骨嶙峋的脸庞上唯一有肉的部分就是那具有明显的闪米特人^①特征的鹰钩鼻尖。他是维也纳的名记者，在这荆棘载途的艰难时期，手腕巧妙地领导着自由党的喉舌。自由党是在野的政治派别，与当时塔菲伯爵的近于独裁的保守党内阁针锋相对。他的同行们以及内阁圈子里深知内情的人都惊讶地注意到，《新维也纳日报》不时地针对某个敏锐的政治问题发表一些出人意料而又确凿无误的消息。但是，这些新闻却以一种如此有分寸、无伤大雅的方式见诸报端，以致新闻检查部门也无计可施，没法严加惩处，令其暂时停刊。“泽普斯这家伙究竟从哪儿弄到这些内

① 闪米特人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幕消息呢？”人们全在琢磨其中的奥妙。不错，他具有行家必备的洞察秋毫的眼力。但谁也无法得到足以消除这个疑问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泽普斯享有盛誉，并且拥有与他那份报纸微小的发行量很不相称的无法解释的巨大影响。

那天，在他对面坐着一位持有相同政见的老人，《新维也纳日报》社长和老板布鲁姆先生。泽普斯对他向来推心置腹，毫不隐讳的。这两个男子怀着他们这类人少有的对辩证法的兴趣，正在机敏地讨论奥匈帝国内政上的一个复杂问题。他们的话题这时转到了皇帝身上，只要皇上在世，那就别希冀会有什么令人高兴的变化。

“他已经象个十足的老头子了。”泽普斯说。

“他可只有五十八岁，还能活十个年头。”布鲁姆接着说，“他并不聪明，一点儿也不明白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什么，但还不得不承认，他挺机灵的。凭着他那碌碌无为的才能，按他的想法治理国家，走着一条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路子，尽管这条路障碍重重，他还是达到了目的。”

“等他一命归天后，”泽普斯说，“我们可以预见到他留下的那副糟透了的烂摊子，将会发生一场革命，将会爆发流血事件和摧毁帝国的分立主义运动。然而，当我想到他身边的这个人，这个令人赞赏的儿子……啊！布鲁姆，奥地利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皇太子，而且，我几乎敢斗胆说，奥地利简直配不上他。我们总算有幸将迎来一位开明的新派皇帝，他将允许最宽厚、最高尚的思想在帝国内存身。欧洲的前途将会是多么灿烂光明啊！弗里德里克三世雄踞德国的王位，而鲁道尔夫再登奥匈帝国的宝座，世界上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胆敢悖逆这股潮流。俄国本身……我亲爱的布鲁姆，多么美好

的希望啊！……但是……”他压低了嗓门，“……又多么令人担惊受怕呀！一个如此伟大的前程却系于这一个人的生命！……一切都令我惴惴不安。他和他那位思想狭隘、乖戾成性的妻子之间口角频仍，所以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也许需要家庭和睦与随时可得的亲切支持，然而替代这种种他所渴求的东西，却是频繁的争吵，吵声响得透过霍夫堡皇宫的厚墙，传到宫外。结果如何呢？……”他又压低了声音说，“……皇太子便出外寻欢作乐，以求忘却烦恼……”

这时，布鲁姆放声大笑，打断了泽普斯的话。

“得啦，我的小泽普斯，您害怕什么？难道这是第一个行为不检的皇储吗？那位名噪一时的英国的亨利五世，年轻时远比鲁道尔夫放浪形骸，也并没有为此妨碍他成为伟大的一国之主。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走过同样的路，并且，将来还有人步他们的后尘。对于被挑选来执掌国家权柄的人而言，这几乎是一种磨练，这证明我们的皇太子生气勃勃、精神振奋。”

“但是，他可能会激起公愤。”泽普斯继续说，他并不轻易被人说服。

布鲁姆笑得更厉害了。

“没有任何人比霍夫堡皇宫的主子们更善于平息公愤了。他们并非初学此道。让我们芳华乍吐的朋友随心所欲地寻欢作乐吧……*Gaudeamus igitur dum juvenes sumus.*”^①老人咏诵道，“而且，既然我们有办法掌握他的动向，那就

① 拉丁语，意即：“趁我们年轻时，及时行乐吧。”